



稻之道

稻可道

感谢稻米，它托举我们仰望浩瀚星空，又让我们与脚下茫茫大地始终保持最亲密的联系。

□ 记者 | 孔冰欣

似乎是做了一个梦，梦里，回到了好小好小的时候。
童花头，粉扑扑的脸，连衣裤。我迈着肥肥嫩嫩的萝卜短腿，开开心心地跟着还是年轻新妇模样的母后大人去粮油店买米。她姿态袅娜，先掏出粮票和购粮证，又轻轻巧巧地算清楚了该付多少铜钿。然后，我竖起耳朵，窸窸窣窣又哗啦啦地，但见皎白晶莹粒粒可爱，争先恐后地自出口处倾泻到米

袋里，满手沉甸甸。

打道回府，等到烧夜饭的辰光，则最欢喜着一众阿姨妈妈们嘴角噙着笑意，拧开龙头笃悠悠地淘米了——那是世俗的烟火气，只烟火气里亦含着岁月绵长的温柔调子。而被她们指尖搅动的、捎带些许浊色的淘米水，缓缓流淌，在无尽的时光的作用下，终于，汇成了一条盘桓心头的滚滚大江。